

雜記江蘇紅禍

夏美馴

陽赴國難陰謀擴軍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願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究其實際是藉抗日美名以發展武力。其策略：七分發展實力，二分應付政府，一分抗日，並分成三個階段實行：第一階段與國民政府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以便向各地國軍反攻。

中共同時積極推行三大目標：(一)擴充軍隊。(二)發展黨務。(三)奪取地方政權。更有所謂「四大運動」、「十五項工作原則」。凡此無一不是利用合法掩護非法，以非法造成既成事實，更以煽惑、欺騙、造謠、破壞，達到宣傳、組織與顛覆、滲透，乘機坐大的目的，進而竊取抗戰的成果，奪取政權。

鐵的事實。民國廿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的次日，共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曾經聯名電呈蔣委員長，願在領導之下，為國效命，究其實際則完全是欺騙世人的詭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共軍命令，任朱德為國民革

命軍第八路總指揮，彭德懷副之，林彪、賀龍、劉伯承為師長，總兵額約二萬人，編入第二戰區戰團序列，歸閻錫山長官指揮，指定開入晉北游擊。十月十二日，軍事委員會收編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四軍，以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收集舊部約一萬人，有槍的約五千餘人，轄四個支隊，勉強相當一個師，列入第三戰區戰團序列，歸顧祝同長官指揮，指定在皖南地區游擊。但是共軍在接受改編後的行動，却是令人失望之至。

軍人服從命令，應該是天經地義的大事，軍隊接受指揮，更是不容置疑的鐵則。共軍在抗戰期間，先則休養生息，壯大自己；繼而羽翼稍豐，併吞襲擊艱苦抗戰的國軍。不僅未以國家的武力來「一致抗日」，竟然掉轉槍口專事牽掣抗日國軍的行動；破壞抗戰的罪證，歷歷可數。據統計：僅就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間止，共軍襲擊國軍發生戰團次數，高達三百九十五次之多。

美國作家懷特在其所著「中國的覺醒」一書中指出共軍：「在發生重大戰團時，都是中國政府軍去抵抗、流血和犧牲」。美國忽候脫與傑柯勒合著的「中國怒吼」一書中也證實：「在各次出色的戰役中，都是中國政府軍的疲憊士兵去迎戰」。

美國顧貝克教授，在其所著「美亞報告——中國災難之線索序文」中也說：「在中日戰爭早期中，共軍不但避免與日軍直接衝突，而在事實上，日軍就根本不把共軍放在眼裏。其結果成為日軍作戰目標的，是中國政府軍，而非共軍。」外人筆下的國軍血淚抗戰真相，彰明入目，不難覆按。

魏德邁將軍的證言

從這幾位美國人士著作裏的言論足以說明：抗戰期間的共軍，毫末以武力對抗日本軍隊的侵略，自始至終，誓死抵抗日寇兇焰的，全是國軍。總計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軍與日軍大小作戰計四萬零七千次，而共軍實際參加的，僅僅是二十六年九月平型關之役，林彪所部一一五師，只擔任對日軍輜重襲擊。二十七年春季晉南游擊行動，賀龍、劉伯承兩師，僅是協同阻截交通，牽制日軍行動而已。無怪曾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在其報告中指出：

「在中日戰爭中，任何一次大戰役，共軍從未參與過——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上海之役（淞滬會戰），共軍固未有份；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臺兒莊之役（徐州會戰），共軍亦未有份；在同年內武漢會戰，共軍未曾加手；長沙

幾次大戰，甚至後來緬甸及緬南薩爾溫江之戰，共軍亦無隻兵參加。」於此，共軍何曾抗戰？無恥之尤的毛共，其顛倒黑白，雖不值識者一笑，但吾人應該根據種種事實，揭穿其謊言。

抗戰初起，筆者感於民族大義，離鄉背井，投身軍旅，有幸參加武漢會戰、長沙會戰及襄陽會戰諸役，倖獲不死。二十九年夏，聞關萬里，潯暑跋涉，由重慶經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寧波到達上海，偷渡新港進入魯蘇戰區，六年艱苦歲月，隨時與日寇、汪偽、毛共諸魔搏鬥，無懼危難。經常在江蘇中部的水網地區，託命於韓德勤、李明揚、陳泰運諸人庇護下，得以遂行任務。目擊敵後國軍的孤軍奮戰，大節不虧，可歌可泣，英雄無名的事蹟，更對毛共倡唱抗戰，陰圖飛機坐大，與敵寇互相呼應襲擊國軍，在江蘇省境的種種暴行，痛心疾首，沒齒難忘。

新四軍事件的真相

有人說：發生「新四軍事件」，方有毛共為禍蘇中、蘇北的事例，諸如：「新四軍遭逢皖南事件殲滅性的致命打擊後，主力已覆滅過半，主腦人物，如正副軍長葉挺、項英等，非死即俘，江南已無立錐之地；中堅幹部幾傷亡殆盡，流竄殘餘不及千人，逃至江北。苟江北防堵得力，即能掃蕩盡淨。坐使陳毅、張逸雲、粟裕、羅炳輝繼起，重圖再振聲勢」。便是原本既錯，引用欠實資料，以誤傳訛，有背史實的錯誤記載。須知政府規定新四軍在皖南地區對日作戰。毛共既不檢點，又不守約束，任意擅改作戰地境，已經違

反軍令軍紀，抗戰開始，毛共即已流竄江蘇，在江南溧陽、宜興、金壇、句容、鎮江各縣，冒充國軍番號，搶掠殺戮，貽禍國人。違法犯紀，胡作亂為，令人痛恨。蘇中黃橋戰役發生，是二十九年十月一日開其端，七日始行結束，國軍受到共軍襲擊，損失重大，從此揭開蘇省共軍破壞抗戰的陰謀。所謂「新四軍事件」，發生在民國三十年一月的皖省涇縣，中共藉江蘇地區國軍南調接防時機，集中七個團兵力，三路圍攻國軍第四十師。而共軍不知悔悟，竟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擅委陳毅、張逸雲為新四軍正副軍長，並宣佈擴充七個師，且提出無法無理的善後辦法十二項，要脅政府。蔣委員長寬大為懷，不加深究，希望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共軍從此更變本加厲，繼續破壞抗戰。

盤據洪澤湖區作亂

共軍作戰地區原本指定在皖南，他們竟然越過長江在蘇中發展坐大，另有其因素存在。從主觀方面分析，共軍假借抗戰取得廣大民衆的同情支援。在客觀方面，蘇中地區鄰近皖東，西有津浦，北有隴海，中隔淮水，東濱海岸，南阻長江，為一孤立無援之沼澤地帶，到處湖泊港汊，盛產魚米。雖不利於大兵團機械化部隊行動，實有益於神出鬼沒的小隊游擊，且易於隱藏生長。何況運河西陲，邵伯、高郵、寶應三湖相連，再加洪澤湖沿岸，皖蘇聯界，昔為流氓出沒淵藪。抗戰初起，安徽省府將皖東各縣委由江蘇省府代管，政府鞭長莫及，被共軍竊據為根據地，運河

以東水網地區，若非國軍所佔有，自成為共軍發展溫床。就接觸所得，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清黨，共匪黨的組織內，固有部份自首份子，成為國民政府政治保衛者，少數頑強者受嚴拘禁，頗不乏人；而化身潛伏者尤衆，有的從事教育工作，學校成為共匪潛伏據點，赤化教育，始終未停。有的表面經商務農，實即待機行動。更有利用關係，掌握地方武力和政權，打家劫舍以聚斂，藉勢掩護其活動。共黨潛伏份子較多地區，有江都、泰興、如皋、鹽城、阜寧、連水、沐陽、宿遷等地。共黨組織因未被徹底摧毀，抗戰開始，即行公開活動，在蘇中、蘇北加強發展！日漸生根擴大。

共黨在民運方面，有武裝工作隊，給予人民小惠從事籠絡工作，採取威脅與利誘等伎倆，使敵對者禁若寒蟬，羣衆全為共幹利用。地方上有實力、有影響力人士，利用製造矛盾、操縱矛盾、運用矛盾方式，打上拉下，拉下打上，聯甲倒乙，聯乙倒甲，使得彼此猜疑，相互失去信心，以致彼此之間，既不合作，又不團結，受着共黨愚弄而不自知。

民國二十七年春，江蘇省政府韓代主席德勤，兼任由保安團隊編成的八十九軍軍長，為敵後游擊部隊主力，其時省府委員兼有蘇魯皖邊區游擊總指揮李明揚，率部駐離寧地區，查獲八路軍密派軍官黃得勝携有致洪澤湖地區共匪的密函，內中述及：「共黨要在洪澤湖地區謀求發展，一定要能得到李明揚的相助；李忠厚而無頭腦，他會幫助發展。」洪澤湖地區共匪為彭雪楓、羅炳輝

、陳毅。民國二十八年春，彭雪楓侵佔洪澤湖以北地區，羅炳輝佔據洪澤湖以南地區，連洪澤湖水面，也以武力掌握控制，使南北溝通，便於相互支援。

盤據洪澤湖畔的陳毅，在半塔集、古城、王店集、蓮塘、舊鋪等地收繳民槍，擴大鬭爭工作，及於高寶、江都邊境。四月間竟向國軍進行突擊；復勾引敵偽進攻；國軍劉漫天、秦懷寶支隊，在忍讓情況下率部移駐兩淮東鄉。

佔據皖東的共黨部隊，與延安中共所派的共幹分向河北、豫北、山東國軍敵後佔領區滲入步驟，如出一轍。一方面在蘇中、蘇北各縣城鎮鄉村發展共黨秘密組織，使長久潛伏分子死灰復燃，從事顛覆活動。一方面向我敵後正規軍、地方團隊、游擊部隊進行各式各樣的拉攏、收編與挑撥離間的兵運工作。共酋陳毅由皖東指向蘇中發展的第一對象，就是江都縣屬的大橋、吳家橋、謝家橋三鎮嚮聚的方鈞所統率的武裝，作為訓練與擴軍的基地。由睢寧移駐泰縣的李明揚及其親信李長江彼此利用，由李明揚親往大橋慰問，架設通信線路。中共指派「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進駐泰縣，進行瞭解、分化、拉攏等工作，在泰縣投訓幹部，發行日報，創辦中學，並以李明揚作為掩護。中共在泰縣城裏昭昭汪汪地方設立的機構，經破獲極具研究價值文件、名冊至夥，但由於李明揚的袒護，使共黨破壞抗戰事實真相，未能早期揭發。

侵入華中華北一帶

共黨在蘇中、蘇北的軍事行動，對國軍採包圍態勢，分三路發展：(一)北進由陳毅的新四軍負責。(二)南進由黃克誠的八路軍負責。(三)以洪澤湖為根據地的羅炳輝，支應東進，着力於西北方向的徐屬發展。

戰地黨政委員會派到江蘇的，黃逸峯在原籍東臺、范公堤兩岸組成武裝部隊「聯合抗日軍」，簡稱「聯抗」，專事襲擊國軍，討好陳毅匪部。國軍陳泰運以及東臺縣長楊仿所屬部隊，曾經多次遭受暗算。中共竊據大陸後，黃任京滬杭兩鐵路局局長，最後仍不免冤死狗烹的噩運。但抗戰期間，黃逸峯在江蘇地區，却發揮多量的赤化酵素。

國軍在蘇中、蘇北的將領：(一)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轄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黃橋陣亡後由顧錫九繼任。三十二年二月，受日寇十七師團酒井統步砲敵軍一萬五千餘人，外加偽軍二萬人包圍攻擊，經月餘不斷戰鬪，奉命移駐豫省，參加中原會戰。(收復延安戰役，顧曾指揮隴東兵團，牽制共軍行動，頗著功勳)。獨立六旅翁達(浙江義烏人)黃橋後陣亡，由李仲賓繼任，以迄在睢寧大李集，與保三縱隊司令王光夏同遭彭雪楓所部十六個團的圍攻，兩日夜，僚屬隨同壯烈犧牲。獨立六旅殘部由黃炎率領續留徐屬；五十七軍一二師在三十二年危難之秋，未經戰鬪，即脫離戰場西去皖北。(二)長江下游總指揮李明揚，自李長江投偽後，只剩丁作彬獨力支撐，誓不投偽附共，堅持到底。(三)蘇北游擊指揮官陳泰運，雖為李明揚的副手，但自設副總部，李陳防

區以魯汀河為界，河西屬李，河東屬陳。陳泰運部原為稅警團，陳統御有方，施以游擊訓練，戰力威猛，富有機動性，筆者多次目擊陳部與共軍交手的精彩表現，萬分敬佩。韓德勤、顧錫九、陳泰運等主要軍力都用之對日敵作戰，共軍則專力偷襲國軍。

陳毅率粟裕、管文蔚、陶勇等在蘇中擴軍消滅國軍地方團隊，奪取政權，擁李倒韓，挑撥、分化，二十九年八月共軍由江都郭村進襲泰興黃橋，保一旅何克謙東走如皋西場。保九旅張少華部，退往江南，共軍佔據姜堰，阻斷江蘇省政府與李明揚總部的聯絡，促使李明揚與韓德勤不合，孤立東臺興化，伸出共黨魔掌於鄰近各縣，遂其打、拉併用陰謀，使國軍黃橋一戰遭致失利。

進攻曹甸偷襲邳縣

黃橋一戰，由於國軍作戰計劃作為不密周密，敵前易帥，保密防諜措施欠當，對共軍戰法未作深入研究，致為敵人所乘；八十九軍番號被撤銷，軍長李守維，參謀長丁虎、一一七師七〇一團團長陳學武、獨立六旅旅長翁達、團長韓振翼等陣亡，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被俘，旅長余世梅、團長王學階負傷，官兵傷亡數千人，陳毅乘勢襲佔如皋、東臺、鹽城、阜寧等縣，與南通、海門、啓東聲氣相通，國軍地方武力與游擊部隊逐漸瓦解。共軍趁黃橋之戰倖勝，嚮集兵力，進攻曹甸，殘害國軍，同時又在徐州四戰之地襲擊國軍，禍害民衆。更偷襲邳縣，劫掠宿遷豐縣，殘殺蕭縣碭山軍民，種種暴行，真是罄竹難書。